

安春縣志卷之十四

藝文一

安邑波嶺澄澗代有文獻述往詔來藉以徵信朕  
無闕治體罔禪替興雖淵明墨妙嚴敏筆精弗敢  
濫也旨詔諱疏表暨遊覽歌謠凡有切吏汜風化  
者例得附錄以俟輔軒之採云

御筆手詔

宋崇寧四年

上有道揆下有法守上行而下效則政修而民安朕  
奉承先志述而行之靡有遺舉又更法定令布在天  
下凡以爲民而已吏怠不虔輒因緣爲姦託法以便  
私倚令以搔衆法以便民而反戾于民豈朕志哉蓋  
部使者暗于舉察州縣苟簡無愛民之心有害民之  
意安令諸路監司悉力奉行有懷姦玩法不如令者  
按罪以聞仍令御史臺體訪彈奏

御筆手詔

宋寶慶三年

朕親御路朝首興教化士風所繫尤務作新比季以  
來習尚澆漓文章卑薄純厚典實視昔歎焉豈涇沚  
之未克擗薰陶之或闕咨爾訓迪之職毋拘內外之

嫌各究乃心儻知所嚮矯備適正崇雅黜浮使人皆  
君子之歸如古者質才之盛副予至意惟爾之休  
付三省

牧民訓

宋咸亨六年

惟天生民惟君司牧都鄙盈區分劃九服乃建州伯  
此惟與宅民吾同胞咨爾保息朕茲念茲用簡昇爾  
思昔藝祖紫雲一誓睠焉牧豷言如天地爾念哉悉  
爾心祇祇兢兢迺惠迺康惟廉惟平惟爾典常視民  
如身視郡如家視屬縣如子是可以爲民父母矣勉  
安春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志

二

旃愈往各勤我班瑞之分命 付三省

賜咨張商英上仰山瑞禾表手詔

御筆張商英省所上表袁州仰山太平興國禪院園  
中產穀一木兩莖七穗事具悉轉原效祥嘉禾育秀  
和氣所感元貺昭彰匪耘世耔以挺生如坻如京之  
將見卿爲時柱石秉國鈞衡召此至和實惟爰理忽  
披竿牘曲盡形容實野充箱行慶豐年之兆歸美報  
上不念忠盡之誠省覽已還益深嘉歎

賀慶雲表

韓愈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于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色光華不可編觀非烟非雲容狀詎能詳述即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爲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懼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授神契日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因之以紀事虞舜由之而作歌又按季夏六月土正用事其日景戌亦主於土西北方者京師所在上爲國家之德祥見京師宜春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志記

三

之位既徵於古又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壽之域已躋微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日覩殊常之慶忭躍欣幸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聖德所致瞻戀闕庭心魂飛馳并圖奉進無任欣忭踴躍之至謹差官某奉表陳賀以聞

進仰山瑞禾圖宋大雅表

張商英 右僕射

臣近上表袁州仰山瑞禾蓋春秋書大有年乃魯侯一國之事今天下稔而珍祥發於嘉穀則春秋所書

可足道哉伏蒙聖恩賜以詔答宸翰天文輝炤蔀屋  
滋詞德意淪浹肌髓臣竊惟天保之詩君能下下以  
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垂之六經詔之萬世臣  
敢不拜首稽首對揚睿聖之丕顯休命謹繪瑞禾圖  
作宋大雅十有三章繕寫圖如右上進以聞

大雅十三章詳府志

謝遣中使送還鄉表

彭構雲

沅之父  
高士

臣聞大德曰生非慈無以弘其用舍容曰道非聖無  
以闡其功伏惟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

宜春縣志

卷之十四藝文志記

四

皇帝陛下以慈子育以道君臨呼韓稽顙禎祥應化  
巍巍蕩蕩豈容臣言而夢寐賢才搜訪崖谷臣濫聞  
天聽近赴闕庭處臣以羽客真君飽臣以仙厨玉食  
勸臣以入仕慰臣以遠來臣固辭無能乞歸養疾賜  
臣以束帛榮臣以副衣而更憫其疲羸送以尚使非  
大慈何以安茲懦矣非至道何以被斯稔稗光寵之  
極於臣曾超以今月二日到郡延望城闕犬馬之戀  
長溪感戴衣縑問里之歡交集徒知手舞足蹈無怠  
晨昏實慚滴露微塵尤增戀結謹因中使房嘉進送

臣回附表陳

謝以

聞

序

宜春縣志

卷之十四

五

題宜春臺序

宋劉嗣隆

知州

江南古郡袁爲佳麗之地若宜春臺者又郡之所謂  
勝遊也闐闐之傍崛起數百尺陰森竹對掩映棟宇  
遠而望之峻不可陟按轡徐行坦如平地周覽川原  
下望人烟四昔佳景羅列目前爲一州之壯觀萬象  
之遊息矣夫名山異景在處有之而皆出于郊野之  
外岩谷之遠若根盤里巷之間影落軒牕之裏則未  
之見也某甲子歲自臨川奉詔移領是郡下車事簡  
首登斯臺愛其臺之高而名之美也徘徊終日欣狀

心歸庶廊之間惟相國王欽若竒題詩一首在焉重  
念由韓吏部而下爲郡者鴻儒巨賢清塵相望又郡  
之人盧肇袁皓輩皆魁傑士也無隻文片字書其上  
豈好竒逐勝之心有所未至耶而不爲好事者所保  
有所遺墜耶不知其果如何徒使曉烟暮雲有鬱二  
之狀嘉木修篁如聞太息之聲且世之言南昌滕王  
閣者衆矣觀其雉堞之上閱其無霧異之迹豈足與  
夫斯臺爭勝哉而王勃爲之序播在人口又丹青者  
畫其圖傳之天下何幸與不幸有如此者某因成七  
言四韻詩一首題其上雖不足以繼風雅之末亦自  
類乎發潛者其屬而和之者凡八人雪勝槩之遺憤  
補前賢之闕筆亦詩人之職也

文標集序

童宗說  
司戶參軍

子發諱肇姓盧氏宜春人子發字也唐武宗會昌二  
季以詞賦魁天下仕至集賢院學士歙州刺史歿後  
三百季郡人許襄集其遺文僅百篇目曰文標集傳  
筆日久序棼而集於文粹所載海潮賦漢隄詩新興  
寺碑銘上王僕射書四篇而已其餘如通鑑賦注大

統賦志在藝文者學者亦罕見之自建中靖康辛巳  
迄紹興庚辰又六十季矣會建安邵公來守是邦崇  
鄉化以厚風俗謂宗說蒐綴闕文子職也既授以雲  
臺編廣其傳又俾求子發遺書得古律詩二十六篇  
于劉松宐陽集得闕城碑震山記于古廟嶽岩中得  
劍贊于清江玉虛觀合賦序圖狀四十有二篇分爲  
上中下三卷名從其初序取其舊附以咸應元舉榜  
祖擇之梅聖俞諸公廬石題詠鏤木于郡庠以貽永  
久又論其出處之大槩而尾諸集焉子發少貧篤志

好學器識宏邁而濟之以瑰奇投出之材故其爲文  
馳騁上下偉麗可觀自長慶以來雖善鳴者罕有其  
比當昔達官宿儒皆推重之狀最爲相國李衛公所  
知當衛公再主魁柄炙手可熱子發廷試第一稍自  
求顯何爵不縻而乃韜晦州縣屢從外辟未嘗奔走  
干形勢之塗迨咸通初通籍金闈出任牧守獻賦進  
狀結知九重雖其遇于命者不至于大用狀比于阿  
附而得富貴至于失勢頓挫一跌而不振者蓋有間  
矣則子發雖久窮亦何恨哉今郡之南修仁鄉有處

狀元書堂遺址存焉而東湖之石氣勢凌厲見者豁  
然有昂霄聳壑之志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邦  
學者不志于古人則已儻有志焉捨子發其誰與歸  
雲臺編後序  
童宗說

宗說始見唐書藝文志所載鄭谷雲臺編三卷以謂  
谷之詩盡于此及考祖澤之所作墓表稱雲臺編與  
外集詩凡四百篇行于世自至和甲午迄今百有七  
季外集又闕其半則知谷于道舍詮次之外著述尚  
多而傳者寡也谷字守愚宜春人永州刺史史之子  
安春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志記  
八  
幼負雋聲司空圖許其爲一代風騷王而薛能李類  
當世名士咸愛重之擢第于光啓三季嘗作拾遺補  
闕乾寧中以尚書都官郎中退居于仰山東莊之書  
堂高尚其事以至于卒蓋唐自牛李植黨之後學士  
大夫不擇所附貪得躁進者罕能獨守于義命之戒  
而不率于名利之域至于吟咏性情出處嘿語之際  
能不悖于理者固希矣况至于僖昭之世哉守愚獨  
能知足不辱盡心于聖門六藝之一豐人而嚮出之  
論其格雖苦不甚高要其鍛鍊句意鮮有不合于道



其所得于內者又能信而克之韜晦里閭全去就始  
終之大節嘗取其退居爭吟等篇三復而賢之因其  
言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于風  
教而重之者以村學堂中兒童諷誦往二視爲發蒙  
之具曾不獲齒偏裨于李杜詩將之壇日往月來殆  
將磨滅蓋跡其表裏所得而以世俗耳鑒夫之彼烏  
能知守愚之意哉顧宗說道榛力綿豈足軒輊其詩  
使得以行遠因興教于此而重其鄉之先賢之難得  
也丞請諸郡邑葺其墓宇又得賢使君家藏善本鉅  
本流通而序其顛末所以致區二之意也

宜春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志記

九

雲臺編序

明嚴

嵩 太學士

孔子言夏殷之禮有杞宋不足徵之歎吾袁爲州僻  
在江介波嶺澄複代有文賢昔在李唐藝文特盛若  
都官郎中鄭谷摘藻鑄詞見推當肯其詩散見各帙  
每得一編咸可膾炙獨世罕全集郡中無傳稽古者  
每爲之浩歎相傳州南仰山有都官書堂遺址乃予  
攀登踐棘往尋之不可復識徒見泉聲巒彩稍愴幽  
遠始非人間意其肯謳吟嘯歌斯境有助歟夫詩之

道難言矣非天景勝奇無以發靈智非功力深到無以造微曠予讀都官之作精刻洗鍊昔有月露烟雲之思永夜靜吟至謂得句勝于得好官則其平生殫力于斯可謂勤矣世之士落筆出語未得古人一字而遽已訾病之豈可乎哉此集予往得之吳中故少傳王文恪公二本錄自祕閣予假以歸手自讐校正其譌闕三之一刻之庶幾以補是州文獻之闕遺云耳

書雲臺編後

嚴嵩

定春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志記

十

予始得都官雲臺編手錄刻之不獨重其詩也重夫鄉之先賢以爲若一藝名于世者猶表見之不忍使其民滅不聞况夫有大勲德節義者乎及在祕閣閱所藏定春志集有童宗說撰雲臺編後序其論都官當儔宗嘗獨能知足不辱韜晦里閭全去旣始終之大節異于其昔貪得躁進者而祖公無擇表其墓圖像配于韓公之祠則其行之可賢又如此而世徒以詩目都官豈知言者哉夫誦其詩而不知其人可乎此孟子有尚論其世之歎也予故并錄宗說之文無

擇之表刻附茲集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之君子當有同予之情者

文

祭袁高士文

黃鳴喬

惟公章山鍾秀抱穎含英志篤高尚屢聘不行高南  
州之節堅夏甫之貞道德文章經世清風勁節垂名  
魂杳在天百代猶存今茲仲春秋薄奠徵忱伏冀來  
歆

祈雨感應送神文

韓

儼

知縣

定春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志記

十一

神之來兮衆祗祗兮神之歸兮衆依依兮伐鼓鳴鐃  
揚於旗兮還登遊廟臺巍巍兮永惠我民母或違兮  
黍稷稻粱卒歲以嬉酌酒奉盛戴德無期

禱雨告二王文

錢文薦

知縣

嶽之為尊以興雲雨潤我田疇膏茲黍稷何況于神  
端朕蔽黼此鄉黎庶奉之如祖使其無靈安用廟宇  
迺今告旱計旬有五汗邪坼裂勿論甌窶田禾枯焦  
曷異艸莽何辜斯人獨懼此苦日我零禱敢辭步武  
既邛其渾亦謂其庶爰劑靈液徧灑洽部仍令緇黃

按方而舞或揚之幡或伐之鼓凡在所望孰不偃僕  
曾是乞神神功未普額呼莫聞匍匐弗覩使我惶惑  
竟成憂慙眉蹙千錐習攢萬弩使有明德神豈我咄  
閉門而思過難縷數民則何咎咎在民爰倘降酷罰  
願以身取積薪待焚竊傳之古此身豈惜但恐無補  
凡入之情誰無鄉土神實憇視民又何怙如憫微誠  
冀弗終拒速賜甘澤聊救焦釜汔可小收亦神之祐

禱雨告仰山文

朱茂暉 知縣

惟天生民俾服厥土神實所司職同甘苦十雨五風

定春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志記

十三

聿維古人生其間熙朕含鼓降自雲漢饑饉薦臻  
周宣修德舉祀百神或鑿只罔有怒嗔殺我士女  
解澤惟均迺若今茲國家多事賦役頻增兵荒交至  
况在袁江夙稱難治催科孔艱孰尋撫字嗟我黎庶  
割肉補瘡有司復急不死則亡庶幾大有或厭糟醴  
胡丁百六降此禍殃旱魃爲災密雲不雨田垌絕收  
民游魚釜彼則何辜責在官府豈敢暴巫益我罪罟  
齋徽神祝肅拜行祠鞭雷掣電風雨以昔國儲民命  
不斷如絲守令不德神寧殛之

禳災疫文

大守于嗣昌

天地秉好生之心萬物均依爲命神明持救世之念  
衆生咸賴有成善者授以自然之福惡者予以應得  
之禍明明在上赫赫在下自古及今莫可易也至若  
無知小民耕讀爲事漁斧爲業者皆安分守己輩也  
卽應使之順其自然由乎天理宜矣乃數載於茲無  
辜而受殺擄者不計其人奔馳而斃夫役者不計其  
人竒荒異旱束手致斃者不計其人斯人也豈盡白  
作之孽歟天實爲之柰之何哉前之往者無可追矣

宜春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志記

三

未來者復無可望乎乃竟有無可望若此者昌不能  
爲天地神明解也夫以好生之心而不惡殺救世之  
念而不救死仍使瘟疫流行縱毒肆害使今日而子  
哭父明日而哭子一家如是比戶隨之一鄉如是  
別村及之嗚呼痛哉百姓造孽何深當帥旅饑饉而  
後猶不能回天意一至於此噫果民牧不良所致歟  
民牧不良民已受不良之苦矣卽應以不良於民者  
不良於民牧可耳胡爲乎以九死一生之殘黎復受  
此無端之災害也昌不解也雖生死關頭賢者不免

然使之自然而生自然而死可耳即不然如好干戈  
死於干戈可耳好貨財死於貨財可耳好非禮淫慾  
死於非禮淫慾可耳如是之死抑何怨尤歟乃今之  
不如是而無限之含冤地下抱痛生前者如此如此  
天乎地乎神明乎其何以爲昌解

袁州府譙樓崇祀袁先生文 侯世屏

憶已未冬余蒞任之明日將謁款於典祀諸廟既敬  
既戒是夜夢一短短僊翁其冠裁狀其髮髯狀其衿  
帶匪黃匪白色甚冲狀向余而揖曰特來相拜余遽  
狀覺毛骨上植矣其有霧乎其無霧乎其有所指南  
以相余之不逮乎及登譙樓摠衣肅拜恍若夢所揖  
讓者霧哉其袁先生京乎先生已俎豆於縣庠右矣  
前郡丞商丘李公復莊嚴特祀者何鄰以先生得名  
先生曰袁開山之祖也袁山與斯樓蟬聯斯樓尤先  
宐春縣志

卷之十 四 藝文志記

三

生妥霧之區也蓋古者因生賜姓胙土而命氏其法  
綦嚴以繫於世系風化者鉅也先生蕭肱一布衣耳  
得以姓名郡似舉袁之生齒而雲仍之意其人服膺  
道德如三代昔哉爲父師坐里門以詔鄉之子弟模  
其模範其范者乎以身重袁以袁重先生先生於是  
不可及也已且妙止心盡獨矧璇璣七紀三霧并朕  
畢具與雲漢昭回橫絕今古蓋洞晰經緯深於易者  
之所爲也豈其與天爲徒乎斯樓歲久頽圯大失觀  
狀過者悽朕罔以康先生之霧余捐醵錢修飭之式

麓以鞏一無所問於民已丹青其像而嚴事之悉命  
知事陳熒董其役不逾月告竣噫嘻高不可及者不  
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遺者不可以爲國俗先生居其  
心於仰山秀江之淵而高其標於白雲紫霞之上造  
化在乎濔濔天妙淵淵如也能爲拔俗不爲賦俗爲  
里門之步師其不與世俱盡者不惟其人惟其真耳  
不狀前乎先生而嗣後乎先生而嗣與代有聞人  
頂背相望其名與世俱盡彼不能身重袁柰之何其  
欲以袁之重也矯矯先生如霧光之巋狀而獨存詎  
不異哉晉語曰問人不問位洵有以也世傳天罡輒  
指爲方術者流幾失先生矣惟後之人顧名綜實登  
袁山以思先生之真宗先生以席仁里之蔭袁其與  
天襄共哉因是知先生之重袁者有在矣

宜春縣新闢園土春回寒谷記 侯世屏

余攝邑甫三月守者控獄疫易種而行交相爲瘡心  
甚惘狀例舉祀典以禳之躬事惟謹不踰旬有起色  
余因嘆曰維茲勿藥有喜豈天實式靈之哉或闕政  
以召之幸不厚罰耳輒檢案簿覈之得成獄者若而



人疑獄者若而人約計而有餘余又嘆曰凡此交臂  
歷指稿項黃馘者獨非民乎葦而囚而共處五楹氣  
有滯陰憤盈而不可解在其疫也余敢徼天呪爲且  
力乎朕萃者宥與窮者宥通惟各有寧宇迺無恙譬  
之越人非能斷病而謂藥惟摩息脉而知病之所從  
生也斯可生矣於是相共中隙地廣輪數十丈特捐  
餐錢勸五大概鳩工掄材繼木問之民其成獄者居  
如故疑獄者移之新構爰得其所若起白骨而肉之  
庶幾免於災乎嗟嗟緹繫之灰灰從煖律騶虞之治

宏春縣志

卷之十 風俗志記

五

行自春田蓋春者蠢也言萬物茁茁焉啾啾焉以有  
生也矧園土宮林豈盡奏當生生之德能不槁乎顏  
其堂曰春回寒谷得慈惠之長即擊心動求所以生  
之乎顧生之孔有萬而生生之心不一有慘於名理  
人莫予莖者則以臆斷爲出入是待生於喜愠之遭  
也有惛惛無辨以獄爲市者則以關詭爲重輕是寄  
生於左右之口也亦有知天鑒在顏攝滌明鬼者朕  
土疑心與疑獄必其中孚也下警耳與警無必其允  
服也究且無當其亦寒心哉周官以五聽求民情呂

刑猶曰丕蔽嬰囚服念至於五六日此墨墨求生之心可想矣故司讞者不可先逆高門之報而惟執犯蹕之平也不可先怙照盆之哲而惟協釋滯之規也不可先密箝勒之網而惟快愀刑之裏也不飢訟不竣訟不任德不任怨明恕而行秉之以公則春意內益生機外溢是不尸其生者迺其所以生哉何者天無心故歲功成也人亦無心故刑罰中也噫操一好生之心獨五刑之惟兢兢哉克而拓之化滿春臺矣敢以質之同心者斯可以爲宓春令於是次其本剽

宓春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志記

其

爲之記

新建文筆峯碑文

四明王猷

人造天地天地造人泰山之麓水綿流迂濔而入鳧繹諸山輻輳萃孔林巍峩高聲甲於天下闕里十勃起萬古莫敵以橫襟歷宇內高賢大良名公鉅卿擔道肩衡聲施赫赫不可磨滅者其山川必錯繡令人徘徊眺仰知神物以諦觀深山大澤長蛟巨龍實產其中高岡岑厓土厚壤沃古栢蒼松勃鬱陰濃與世並古物物皆朕何論人哉袁枕吳楚之交大江環其

北仰山踞其南東西諸山拱揖以衛睇諸勝槩豈在  
古撫下哉迺水北走掉臂而公山盤旋歎於文峯諸  
士子謂宜中討秀筆空春君楚材也景山降觀實狀  
其說捐俸貲以觀厥成突起中峯上參天下巨地以  
登諸翠巖水口有鎮堵環有柱而迺今屹狀中勢如  
建製銳如挺矛而勝始全而迺今一柱在拱諸山得  
三懸絲震離以把持鏡宇而氣始全夫士胸羅大錦  
符天苞地以偃仰民物是在獨造奚斤斤風水家藉  
勝哉第有完氣始有完宇有特勝始有特才嶽降甫

室春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志九

七

申伊擬顧顯不特孔林狀矣顧今所尚尚則于人造  
夫地言鶚行矢侃朕屹朕上持國是下定群囂象直  
圓外窳中內無城府外有屏垣炳勢鏡空象虛活氣  
薄霄義膽徹元高出千古不群隊伍象峻人却我前  
人趨我守不愛世緇對有迥標象鏡不激不撓競緣  
各可奚吐奚茹以運大和象渾成處則淵潛羽翼聖  
真出則龍躍匡扶泰運整整有條芬芬悉解涇渭不  
雜象肩級諸士子厥象以光茲巍塔其國家與茲瑰  
上實式室之將袁與鄒魯並所造茲郡以風吳楚者

豈眇哉側聞之陣圖吐竒南陽有聲元愷爭翻幸陽  
有聲吾願諸士子之聲空陽也厥材旣構厥工旣成  
空春君謂余陟巔四顧躊躇爽朕若得遂爲記明喬  
侯君先捐貲助役余與艸堂鄭君鞠劬王君後至樂  
觀其成爲一皆勝會云

新建文筆峯碑文

漢陽王家賓

予令空次季壬戌會

新天子首選南宮士子空稍遜他郡豈帖槩未遽狎  
盟中原抑山川靈秀作者甫洩待者后興乎往聞之

空春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志記

六

形家龍自南來水從東注層巒疊嶂非不環拱而秀  
江一派瀉盧州尾遂北眺則灣抱之脉微貴砥柱之  
力峻也因相與謀之袁觀察朱明府楊學博諸鄉紳  
及孝廉弟子員咸議建文筆聳鎮之興教百季所未  
備并頡頏十二郡以補坤輿之缺乃營度水口山麓  
立峯九丈屹朕中立俾潺潺散漫到此關鎖不惟風  
氣凝結郡邑嘉賴將毓爲人文連翩鵲起繼盧而大  
魁天下實式憑之西江諸邑不推袁狎主齊盟乎哉  
是役也始于天啓二季孟夏落成於三季季冬諸鄉

紳孝廉弟子員不約而同義捐所餘善耆陳國鏡等  
匹碁而兢勤殫所職勿資內帑勿費民法區區予數  
十兩餐錢不過隨郡 大人公助后爲地方舉墜固  
有司事何功之有焉始末當別有紀敢爰筆纂歲月  
云爾系以詞曰 崔嵬者峯 倬彼震方 挹茲辛  
流 迴瀾於狂 濟濟多士 應肯其昌 於萬斯  
季 邦家之光

邑侯徐君忞思碑文

楊以正 郡孝廉

徐侯治宐三季去之日百姓遮道畱一履儀門迨于  
宐春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志記

十九

茲且十祀更相率封碑植亭東郭門外僉曰子知侯  
者盍藉一言識之余少也隘耻游談于公室每進謁  
長吏問動定促數致一辭退及幸獲識荆我侯遽信  
余平生不加讓辱慰勞寔洽重以風雲意氣相推引  
知我者實惟侯也矧今日之度言疇敢異同縱不文  
奚辭侯忠信木訥人也舉進士筮仕我宐陽宐陽地  
瘠薄俗纖嗇任氣少有郤輒輕抵誣訟獄滋起介吳  
楚蜀益間賓客借道郵資傳餐歲且日增故廬產僅  
僅克稅歛水旱凶荒中人家不足保妻子更有司

傷之而力竟莫能援也候守已嚴絜體實政不矜尙  
文飾至則召里中父老詢疾苦狀列便宐數十指約  
與邑平酒蘇里旅罷幕次慎均徭廣恤濟廉僚屬革  
耗征清驛傳省公署禁毒命匡風化節供餉議輕齎  
小者批給大者申疏閔閔狀徙薪息沸并食不止山  
谿細民出湯火得不靡爛皆稽首誦侯賜焉行之暮  
月衆式以和繇是嘉惠學宮興廢振稿建藏書閣新  
啓聖祠開學基徑沒旁舍合通庠議齎還之築射圃  
繚以支垣費咸公帑指辦暨不績民罔覺其當事不

宐春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志記

三

秋毫苟且類如此侯夙好學善屬文以舉業名一嘗  
下車首試多士拔群彥聚昌黎書院躬爲之師廩餼  
筆扎悉官所爲處分不令諸生持他念比郡校肄習  
專經尙書久缺因遴選俊秀館塾師旬讀之旦暮督  
責一如昌黎規畧刻日有造期乃休以故士爭淬礪  
聲焉思頽塌以負侯初邑自巳酉來連舉於鄉者咸  
悅服稱門下士菁莪長育之風沿襲不變昔人謂教  
道結人心顧沾沾刀筆吏所能較尋常哉夫令之視  
民最密也惜遷序數易巧宦急于速化徃徃張虛聲

大欣譽望隆起旋承厥實不啻枵腹而衣錦也其於  
民何有台聞之令曰安靜之吏惻惻無華噫嘻詔令  
獨漢近古美哉洋洋乎明徵遠矣夫人性成惻惻狀  
後能素位而愛民如子心在子民狀後能孚惠而民  
懷有仁不言而成蹊莠李之同嗜也取携而口益填  
篋之孔易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我邑  
之於徐侯公而思思而不能替此豈解衣推食婦人  
之仁可竊而取之耶余嘗覽何武傳史臣敘述歷官  
所至無赫赫聲公後常令人思以余質之徐侯良狀  
宜春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志記

三

侯名棻號鳳竹吳之常熟人以御史遷太閔歲庚申  
某月某日吉亭落成大邦伯季君德甫謂斯舉也義  
三少府公楊君自治周君漢汪君若泮僉口俞而雅  
志鼓舞終始厥役則新侯蜀進士謝君東陽也謝君  
嗣有惠政尙爰不倦故子民獲請焉成之日仰山人  
楊某據口碑爲之記

邑侯潘公忞思碑文

袁一善

上始和懸令之初詔求瑰琦卓犖之士恢弘  
聖學黼黻太平以化成天下邑矣 潘公應弓旌焉

飯書至日士大夫相慶而那人咨嗟涕洟有言者曰  
吾邑日月告凶積有季矣天降<sup>侯</sup>至惠而好我侯去  
如吾民何予應之唯唯既不果畱謀勒之石以永嘉  
賴予始茲朕不能已於言也按宐吳楚要衝豫章扼  
其東星沙枕其右江流千里至此始得平地狀而山  
高入雲水枯見底布菽之外無他職貢雖昔四海削  
予民有張帳可憐之色頗稱難治今日則徼而荒衝  
而疲亂絲而不堪爲理矣侯甫下車舉披荆戴釜之  
遺黎多爲全活胥之黠者斥之士之貧者矜之諸所

借濫而不可遏陵替而不可補救者力正之不一閱  
月而規畫井井催科有別憫逃亡也捐賑大行拯溝  
瘠也士風振作翼文明也苞苴屏熄刑政不煩興廉  
讓也桑麻遍野鷄犬不驚被熙澤也天災屢顛旱魃  
親襪敬民事也且 禁旅駐郡 天潢臨楚非昔供  
億不耗公帑不奪農耨非侯孰克當此而無難者乎  
今未期日而卽膺 內名宜人之瞻恋傷心亦獨羊  
叔子碑在峴山不能不見而墮淚也昔歐文忠公知  
揚州數日間事十減五六兩月間公府如僧廬曰吾



寬不爲苛急簡不爲煩碎爾韓師伯令下邳邳人立  
廟以祀及拜司空一日侍上忽醉問之曰臣今降且  
邳人或奠酌爾二公之前媿不又與我侯之盛德至  
善民不能忘後先輝暎哉李太白亦思頌曰公爲盧  
城令官宅田井水清而味苦公嘗之曰既苦而清符  
善志也遂汲不改變爲甘泉今我侯之自宜而特  
擢也由苦而甘行將以茹荼飲藜者入告 當宁適  
觀傳霖郁雨澤遍蒼黔矣寧僅宜陽一邑之慶公諱  
藩大字价維江南天長人其在官也崇尚廉節人士

安春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志記

三

相接恂恂遜讓每如書生及其捍災禦患臨事果斷  
雖千萬人氣志如泰山之不可摧撼爲文章洋洋數  
千言振筆立就有怡園新藝雍銓合稿十

五松山房  
集行於世

閩城君廟碑文

盧肇學士

吁天地之至曠陰陽之元精升降變化因昔而發者  
惟聖人焉惟神物焉聖人理乎陽神物理乎陰故能  
靈挾乎寰區功濟乎動植君大道而不屈運元德于  
無窮者天之爲也夫能知天之爲者必操乎坤輿之  
涯必有司宰當夫萬物不振百姓不親虎豹虺蜺搏

齧騰觸骨肉冰泮害毒艸靡于斯世也天地既否雲  
雷將屯則有軒毓乎繞樞商生乎元乙姜姬履歆而  
后稷誕慶都夢龍而伊祁興五精在天迭降于代是  
三才不理乃生聖人也聖人既生品物既盛德刑政  
事克傳克修其或山冢峯崩高岸爲谷道隱乎功德  
隱乎奢貪敗生災風雨不若于斯肯也艸木失滋胎  
卵殞殞則有至精下降乃生神物既圻既瑁光明毓  
壇則溫姥之毓龍義斯在矣昔者秦毒天下鬼神之  
主英精恠質潛躍失次故龍遁乎漲海之涯托乎婺  
姥之室圓苞不陣霞錦相光鱗鬣未生風雨如晦姥  
既躬之在手覆之以衣一夕威靈欲震雷電皆至龍  
遂育焉厥後姥以母龍以子提護縈繞如乳如嬉或  
游于泉或躍于澗姥方朝膳必薦鮮鱗他季姥斲鱗  
于溪龍游于刃下而尾觸鉞鋒姥駭視之則墮數尺  
矣因淚去于是盤天乘風出幽入冥惚恍變化潛乎  
乾戰乎坤不知其往矣姥恨其誤傷竟不復至而姥  
亦逾乎鮪鯢克慎厥化姥無姻戚閩城人葬之水涯  
惟龍乃寓形于人衰杖如瘵洩苦涕現哀乎淡日謂

人曰藏我母卑矣他日潮水齧之非葬之所也其將  
假爾牛馬爲役以遷于顯爽二夕風雷大至明日視  
之則姥之封若覆夏屋矣在于山巔里之中牛馬皆  
始不飲斲齊衰者亦亡所在閩城人立姥及龍之象  
以禮祠之既而龍降于祠堂形類虺徙日而不見其  
趾尾端之枿突而圓焉其大小長短視無常質人或  
誠禮之則飲卮酒循衣繞軀翫狎如喜其能司人禍  
福若有權衡度量焉自秦至于聖唐千六百餘歲其  
靈不泯今乃有龍伯龍叔龍季焉伯則舊也叔季不

知何代相踵而來也今皆在閩城元和中故安春縣  
令盧府君嘗遊宦南越乞靈于龍契乎其旨嘗夢龍  
伯謂之曰君將宰邑江西其致我焉許之及大和五  
季歲在壬子據文標集作壬午若以通鑑紀季考之  
大和五季實辛亥大和六季實壬子也  
府君來安春遂立祠于邑東昌山津石府君諱嶷舉  
孝廉三遷爲安春令始至遇邑大饑令豪族以陳積  
周賑貧民故得不佻不病不橫不流民從其化矣夫  
神物蒞乎陰府君之美政微龍之輔乎予于府君爲  
宗侄予爲兒而府君多之曰乃異日其聞乎故予始

終龍姥之事及載府君置祠之旨焉姥温姓閩城人也閩城爲秦南越邑民謂之曰龍母龍母古矣其言甚賢吾思以文之追書姥爲閩城君焉刻銘于祠之闌西云

天地何寶聖人之道天有五精惟聖迭生聖道未殫百靈奉祉惟周之涇稔毒于秦龍述所奉棲于越人伊姥何慈惟龍克孝如持大綱示越人教涕洟封封有禮有容豈惟神物是謂孝龍孝龍之靈宐崇宐薦崖崖此祠君子攸建有雲在山有水在州龍德永永宐春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志記

三

爲民有季惟蘭斯叢惟並斯茂龍德郁郁作爲民祐鳴鳩之飛在于灌木彼嘯者烏亦謹其族龍有孝思俾民敦睦瓜紹惟飀麥秀其岐能錫民福子孫嗣之逐逐蹄軋汔汔櫛櫛龍靈可依且不爾愜龍之祠涖此津千萬其祀福于袁人

奏疏

減派遼餉公疏

崇禎五年在京鄉官鍾煥袁業泗張承詔彭大科袁一鳳袁一

鰲袁繼

咸等

爲臣郡遼餉獨重袁民困極難堪懇乞聖仁矜憫敕

下撫按炤畝均派以信明旨以蘇偏累事臣籍江西  
袁州轄宜分萍萬四縣僻處山奧原高浮馮稍曠則  
田土焦灼赤地連阡稍潦則山溪瀑漲四郊皆壑地  
方之磽無甚臣袁也國初爲將歐祥遣子納款設將  
三升鄉斗報則三斗六十賴高皇帝鑒憐減半于是  
袁田五畝八分派糧一碩賦稅之重亦無甚臣袁也  
計五畝八分之入終歲勤動豐季止得穀十一二石  
除供賦外所餘僅十之二三俯仰衣食尙自不克一  
遇水旱則半菽不登公私交困又路當楚蜀孔道差

役重繁所以世廟季間袁民高儼等詣闕陳情奉旨  
永不加派勒石載冊班班具在神祖末季議加遂餉  
通省加餉三十六萬一千有零袁雖蝨疲敢不與諸  
郡邑共議急公第擬加餉明旨初奉部文每畝派三  
釐五毫續加五釐五毫前後共九釐此計畝加餉真  
皇上天地爲公綸緯日星共炳而柰何于臣鄉獨  
歿也袁糧一石田止五畝八分遵旨應派五分二釐  
二毫者竟倍至一錢一分七釐通袁州四縣糧二十  
一萬七千遵旨應派一萬一千零者竟倍至二萬三

千零矣查通賦役全書鄰縣每糧一石有田多二百  
畝百餘畝者次七八十畝又次二三十畝最少亦不  
下十餘畝卽號稱塗疲如高安一縣尙有九畝成石  
未有如袁獨重者乃高安遼餉旣遞分釐未派而袁  
不惟不得並高安且不得與諸郡縣埒肥瘠偏受輕  
重懸殊祇緣初議派肯畝多糧少郡縣不利于論畝  
倡爲計糧科派之說各懷桑梓私謀罔顧偏害當肯  
司道祇據一偏不詳查各府縣田畝多寡通盤打筭  
區別調劑一槩舍畝論糧每石止派若干袁州地僻  
人愚一任派來無能控額初猶冀倖旦暮息肩故忍  
痛吞聲勉強輸供豈意季復一季以致流離轉徙不  
可名狀且袁餉計畝應派外浮至一萬二千者祇爲  
田多糧少郡縣代輸足額耳卽令袁人尙堪假息歟  
矧已之肉誰無不平之鳴况蕞爾疲郡賦重差繁困  
憊已塗每歲萬千之金從何如出其能不呼天搶地  
哉頃季父老屢控撫按司道地方官亦每日擊心傷  
思爲裁處歟通省餉額已定裁此計必增彼而有一  
番更張便有一番阻撓任事之心未免奪于畏難

舍其局亦復竟成推卸歲以積歲袁民拊膺莫可如何嗷嗷一郡膏血已盡骨髓俱竭向猶稱貸饒家今家家疲於竭澤漏里皆蕭條卽貸之無可貸向猶鬻產富人今戶戶罄於催科指田糧爲陷阱卽鬻又誰鬻也其逃者爲走險之鹿但得拋卻田廬卽爲生路其存者如棲幕之燕卽苟且支吾旦夕終是死鄉近戶部又派江西協濟王庄夫合省無論有田可協而袁郡片土悉苦重科尚復以此加之是派已重而加無已困已極而歛不休猶人負千金之擔而徒扼其

宜春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志記

三九

首病奄一綫之息而復奪其膏目鄉里亡徙十已三四長此不已閭閻半作坵墟阡陌爨爲藜藿卽惟正之供誰爲國家佐繭絲者真大可痛哭流涕者已臣等俯爲桑梓悲切膚仰爲國家畱生齒敬披瀝請命臣等不敢以永不加派之旨比例高安亦不敢以賦額極重之故求諸郡邑伏乞皇上將臣疏勅下戶部嚴行撫按遵論畝明旨并查賦役全書袁稅是否

承系 宛如果

臣

言不謬將袁郡遼餉應派一萬

二千合無於田多糧少郡縣酌

量通融哀多益寡務使派法均平民無偏累卽爲清  
蕩洪恩更乞敕撫按官凡遇國家有不得已加派如  
王庄銀等項或于曾奉明綸永不加派之處特免再  
加或查各郡縣畝多畝寡之姝斟酌均派毋徒一槩  
論糧至成盡重難負流亡轉徙庶一方之例懸獲解  
而疲郡之更生有期伏乞俞允施行奉聖旨這所奏  
知道了該部速行撫按照畝均派

題豁保結黃大常遣戍割藁畧

江西布政司右布政董 爲聖明御宇率土霑恩懇

宜春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志記

三十

乞聖慈特宥株連从錮之裔以廣皇仁以光祖德事  
奉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易案驗內奉都察院勘劄准  
兵部咨武庫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按  
直隸監察御史田題前事等因該職等覆看得君義  
臣忠天地無逃之分宥罪肆赦聖主解祝之恩况忠  
錄先朝恩弘近代此聖明之世所亟欲推廣而遍及  
之者先臣兵部尙書齊泰卅裏炳日正氣凌霄當運  
際乘龍敢諫陳邛馬全家化碧九族編戎至今談革  
未有不憑吊之者當仁宗御盍曾聞肆赦放



遷往皇祖登基業已優崇恤錄且皇皇聖言有謂秦  
食其祿自當盡其心又謂忠于建文原以忠于太祖  
等語真可爲九原萃衮異代榮施矣獨是秦之姻親  
族黨如楊保員駱應朋等四十五家尙淹行伍未及  
寬政爲可憫耳雖一丁存衛仁祖已宏優恤之仁而  
尺籍未除迄今尙煩勾補之令夫此累者囚者非真  
有自作之孽莫贖之辜也斬首就繫原以成聖祖之  
大平而濺及餘波自當徼呈仁之蕩漾况事同一體  
情屬株連彼旣以秦故而均被震霆茲獨不以秦故

而共徼愷澤使臣民岐視而形跡尙存反之聖心必  
將隱痛此亦不能將順者之過也諸臣籲訴堪憐御  
史陳情最悉皇上纘承先緒繼述斯皇培萬古之綱  
常植人臣之忠義當有一觸目而惻然者懇乞聖慈  
俯垂憫恤除楊保員駱應朋二家免勾其原戍四十  
五家止存三十八姓見存戍所一一豁免如願回者  
准給印契發回原籍不願回者給與免帖聽入民籍  
富差該衛所衙門將編軍底冊除名不許妄行勾攝  
至于子澄與秦同此忠行戚屬當季遣戍如林

楊黃皮同遣者四百餘人今已零落銷亡不知有幾  
矣并乞行彼處撫按查核盡數除豁庶乾坤無偏造  
化聖澤無偏榮枯上以述志事于先朝下以鼓忠貞  
今日此亦皇上御查以來懿美善政臣民所願舉  
手加額者也敢因按臣之請補牘題覆伏惟俯賜裁  
察俞允等因天啓元季閏二月兵部尙書崔題准欽  
遵抄出到部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欽遵施行將  
該縣忠臣齊泰株連姻親族黨原戍四十五家除已  
絕五家又除楊保員駱應册二名免勾外其見存戍

所三十八戶一體豁免其忠臣黃子澄戚屬楊黃皮  
等遣戍四百餘人今零落銷亡一併移文江西清軍  
道令各該衛所盡數查豁以昭聖明解網之恩等因  
到司移咨到道行府暨劄事理轉行所屬衛所如有  
前項原題忠臣遣戍戚屬者盡數查出申道覆覈批  
允開豁天啓元季八月初六日劄行宜春縣奉府批  
據本縣連名告人楊弦孫吳汗真等狀告前事仰宜  
春縣並查報并蒙 紙票全前事發下衛册一本查  
册內軍人楊黃皮張勝成等原因問遣來歷始末緣

由如無招可抄亦須明說及查忠臣是何姓名并將各軍名下聽繼軍丁逐一清查申 府以憑覆覈等因奉此就經行拘軍戶楊黃皮張勝成吳汗真楊菘孫等并各十通楊高張綱到縣逐一查審執稱委因忠臣黃子澄先季保結被首事發株連擬戍揭查軍政各冊相同除本縣里逃原因黃子澄株連問遣軍戶見在查明另文申報外各軍原擬招由季遠難以查尋遵將軍戶楊黃皮等緣由并聽繼軍丁造冊登卷見在隨該卑縣看得忠貞幽抑久見雪於輿論之

歲春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志記

三十三

享戚屬被累新在宥於聖澤之煥覆益有照黍谷無寒已絕者不與艸木同朽見存者宐依綸綍俱憐若楊黃皮及吳汗真楊菘孫汪彥真張勝成楊仕崇等查係保結忠臣黃子澄槩淪遠遣稽勘軍冊擬爲奸惡今經部院宣達聖恩里逃覆無隱蔽孤忠可白爰符非奸例應於續後改近差操各戶子孫議免軍入民凡遠衛後文除籍聽其回否收克民差雖旦暮未敢盡其零落而陸續漸以彙其逃亡皆蒙聖天子浩蕩之慈超冤裔而潤枯骨不惟獎忠勵良闡揚殆盡

於以拾遺補漏覆載不備矣先此具申詳確 上裁  
爲此備山粘連原奉批詞并各結狀印鈐另具文冊  
各行具申伏乞 獎詳施行須至申者天啓元季八  
月二十五日具申豁免

國朝

袁州府合郡鄉紳士民祈免丈田公呈

爲釐定總括之實冊豁免清丈之疲累安輯民心力  
挽流移事竊惟清丈一舉雖屬杜豪占稽荒熟意美  
恣良然有可以丈者丈之而民安有必不可丈者以

宜春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志記

三

不丈而民愈安謹以袁郡之必不可丈者言之田落  
山僻垵多畝狹石磧路脊高者在山在嶺低者如井  
如窟形似梯樓小若盤笠此其必不可丈者一也一  
畝之區或半在山半在坑者有之半畝之田或七八  
坵者有之或今季爲田明季爲洲爲陵者有之崎嶇  
曲折無從下弓若空山陰坑陰則餘田無幾若連山  
陰坑陰則沙石皆稅此其必不可丈者二也以故明  
朝萬曆十季通省開丈惟袁郡未丈非謂不必丈抑  
實無可丈也府志見存班班可考然此適承平也今

則更異矣禍自癸未萬載巨寇丘仰寨聚黨數千立寨于天井窩逆賊張獻忠馬步數萬雲集于萍鄉而分宐爲要路宐春爲屯營皆而出兵勦萬載之寇皆而發兵拒萍鄉之賊兵來賊避賊去兵來相持數載阡陌盡廢繼值丁亥奇荒斗米萬錢殍死載道人盡死亡甚而絕甲絕圖一望無際百里烟消可憐有糧田產盡是長林豐艸此其必不可丈者三也土著旣稀少老成又凋謝有主之田固屬他人耕種無主之荒官召異民開墾不知我疆我理竟忘東南其宐此

其必不可丈者四也况書筭公正中多異民若行開丈勢必逃歸故土不惟有悞開墾甚且成熟又轉荒蕪是民間未沾清丈之利先受流移之害此其必不可丈者五也且履畝闢弓動費數十人魚肉酒飯牛飲狼餐有主之田尙難設法供應絕戶之田誰代儲峙疇作認眼此其必不可丈者六也幸憲推見至隱不忍驅民于溝壑摘抄部文票行各屬內云如萬曆季間賦役全書數目與今新賦役全書相符者不清丈外卽令攢造總括冊文務期合額仁人之言如出

湯火業蒙縣主仰體憲意詳示各鄉逐一清查備冊彙申百姓承休有主之田成熟樂輸無主絕戶奉縣召募陸續開墾照例起科既無奸占亦無欺隱已與從來縣額銖兩不異今奉憲文疊催開丈魚鱗冊籍合郡戰戰不知所從切鱗一冊必須清丈方明四至以必不可丈之田而求一必丈之冊則合額免丈之盛恩竟成虛惠矣仰祈哀此殘黎與其開丈之擾以妨民何如清冊之便以安民與其懼禍畏罪小民受瑣尾之苦楚何如按則計筭

朝廷享畫一之成規乞恩憐批敕道府着令詳造總括文冊期合原額以作一定之規豁免開丈不罹重困之苦萬世蒙休士民焚頂云云奉院批丈量之行原以稽豪占絕包賠甦民非以厲民也查部文所載縣有田糧與全書相符者不必清丈等語但各屬皆行惟哀屬獨無恐部議駁詰不得已而催取焉仰守西道查明果與全書相符即先造總括冊始緩魚鱗可也

邑侯陳公去思碑文

徐日昫

翰林院

記者爲以思名志感也人情有所感於中則結而爲思思之不已則發而爲言南國之於甘棠東山之於袞衣此物此志也若陳侯之涖宜陽實今之召杜也其爲治尚簡易不矜能不炫智合人情而宜土俗不一二年而大化告成爰是各上憲稱最交章薦之聖天子洞燭萬里嘉乃丕績寵異之於一十三郡七十二州縣之上而

榮擢之宜也非倖也擢之日宜邑父老子弟畱之不宜春縣志

卷之十四藝文志記

三七

能去之不忍於是車千輛馬千駟殺核蒲筐祖餞之於東門之外公辭曰我何德烏能當此僉對曰不朕自明府之下車也我邦之君子羣焉而文風入古誰實啟誘之我邦之子弟羣焉而敦孝悌力田疇誰實利導之其疇不食公之德公又辭曰若所云者皆長吏之當朕何勞我父老子弟飲餞爲也僉又曰公實千萬衆之父母今且他適爲子弟者能不一致其情乎辭不獲已殷朕稱觴以爲公壽其君子知公不可畱僉曰願吾公秩益高祿益厚幸制天下總揆

務當必友臯夔而侶周召其小人冀公之尚可少  
留也則曰願吾公信宿於此哀此邦恤此民以膏澤  
乎我未幾旌旄導前車徒簇後公去矣邑之人有跂  
朕而望者有黥狀而泣者有嘆息咨嗟而欲絕者一  
時眷戀之情播之四國非甚盛德何能感切人之淡  
如此乎

公諱俊字宅三蜀東人辛酉領鄉薦由學正而郡授  
而縣令今特任蜀西之永寧州計三年膺

寵命者三受蟒衣之

宜春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志記

羊人

賜者二非甚盛德曷克當此而無愧乎吾知邑之士  
庶有以淡服乎斯人吾冀後之君子又將式儆乎斯

人

